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五百
七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五〇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七 一送

宋 神宗五十三

李素績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五月辛酉朔疎決開封府繫囚雜犯元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府界及諸路亦如之 詔監司提舉司於察訪體量官並申狀吏人有習法令錢穀卓然可選用者察訪體量官具名上中書。軍器監言在京及諸路遠大名府澶定州軍器什物欲分遣官催促仍委逐路職司一負往來提舉從之。詔御史臺劾趙居本官尋屬最長者以聞 甲子詔分環慶路兵五萬二千六十九馬六千四百七十六為四將副總管林廣為中軍將都鈐轄梁從吉副之鈐轄种古為第二將董穎叔副之都監雷嗣文為第三將知大順城實瓊副之都監李孝孫為第四將慶州北路都監巡檢孫昭諫副之閏月十一日分奉慶兵為四將七月二十八日分法原五將新地不書獨書此分環慶兵為四將也舊紀元三月一日 詔腰斬進士李侗坐與趙居李達等謀不軌也 丙寅命輔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改為永興節度使再任琦自去秋累上章請致仕章辱上必遠近侍齋詔慰諭不許於是又力請而有是命琦時已病不及拜也 太常丞集賢殿修撰侍御史知雜事張璪兼判司農寺 王安石言司農欲令定州糶粥散飢民此非使向已修條貫令及未周募之興利而諸路多且如舊不肯推行上曰河東糶李承之云須至如此人得米乃食生米安石曰人食生米未知虛實不知何故有米乃不能炊煮假令有此亦由官司失於措置若聚人每大口日給一升小口給半升即飢民須廢業待給如此則容有不暇炊煮者今救飢依飯凡半年若以作飯之米計口俵與令各歸營生官所費無加而飢民得實惠不妨經營衣食猶勝於聚而依粥飯不能救死徒成疫癘也 詔知大宗正司官及十年取旨仍歲與一子若孫逐郡刺史以下官減二年磨勘 又詔三司判官杜訢展二年磨勘檢法官賈種民持衡皆坐斷犯倉法人從杖罪中書以為不當故也杜訢其姓氏 監管趙居親的骨肉陳惟和言居有乳母媿乞配度為尼從之又言已籍記其家資詔均給其妻焦氏等令大宗正司給訖具數以聞 丁卯太學進士楊傑權武學侍授候一年召試傑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圖議特錄之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昨以范濟口分減御河水勢歲有勞費故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七

改作在堰欲經久堅完而用功米千數月輒壞其被實官吏望賜違奪從
 之 監察御史來行茶榷言前日趙居之獄徐禧乞不簽書而鄧維范
 百鍊故在也朝廷即令二中使就審其誠否已自今大獄有疑或勸官與
 同精擇侍從或錄問官以往事已之後明辨曲直又聞禧百鍊為李士寧
 刑名封章互上乞降二人書辨之不報 宋史卷四十四 詔曾李
 之但云不然果考竟成命以水榷有古也 蓋得請無施行 詔曾李
 竟張曉者詳監察御史襄行徐禧同知諫院范百鍊互奏李士寧文字初
 理曲者以聞先是百鍊與鄧維范徐禧雜治趙居獄士寧以術游公卿間嘗
 過居母以詩遺之有狀鄧忠勳後門連坤日榮之語初以為士寧所為既
 而內出仁宗御集乃賜曾傳托詞士寧亦以此自解百鍊許士寧贈詩之
 意士寧對曰彼乃太祖之後帝子王孫是甚差事百鍊謂士寧愛感居以
 致不軌之禍且疑知居逆謀推問不服居及李達亦以士寧為不與謀也
 禧語百鍊豈有人十七八年前率意作詩便欲加罪百鍊以為不然禧乃
 奏士寧贈詩未為狂悖彼亂人扶借解釋何所不至而百鍊之意以謂士
 寧嘗在王安石門下擅增損案牘必欲鍛鍊附致妖言死罪道勸引諭屢
 通屢却夫挾大臣故舊以枉陛下之法與借人死命以贈已之疑者相去

永樂大典一萬二千五百七

二

幾何臣皆不忍行此乞簽書差公平官結勸語不許卒論士寧徒罪於
 是百鍊奏士寧詭說誕謔惑世亂俗終身隱匿一旦顯敗此王制之所必
 誅而不以聽者也向士寧未有時禧嘗謂臣曰若士寧罪不至死禧須奏
 乞誅之及見本人何遽饒覆如此臣竊謂禧之所存固非仁於士寧其意
 必欲乘此間隙收恩畧美使執政大臣愛已而惡人耳禧御史而敢昌言
 於朝揆許罔上此風災長陛下將何恃耶今案牘分明囚人尚在請據禧
 章治其虛實如臣果有迫勒引諭屢通屢却鍛鍊附致之狀則臣甘從朝
 弃不齒士倫若臣實無之而禧率爾言則是懷邪黨姦不憚欺罔以誤朝
 廷以始大臣恐不足以當陛下耳目風憲之任乃詔考覈究辨其曲直始
 禧奏乞簽書上即令內侍李昇舉為宗道推問士寧謂王安石曰百鍊
 意亦無它兼未結果禧遽入文字似有意傾百鍊人心難知朕雖見禧曉
 事然豈休其心安石曰如此則百鍊素行忠信必能上體聖意禧必為邪
 有所黨附上曰士寧更有罪於卿何預況今所坐並無它安石曰士寧縱
 謀反陛下以為臣罪臣敢不伏辜然內者實無由知亦無可悔恨然初聞
 士寧坐獄臣實恐懼自陛下即位已來未嘗勸得一獄正當臣言非誣皆
 可驗覆也今士寧坐獄語言之間稍加增損臣便有難明之罪既而自以

揣心無它。橫為檢邪誣陷。此亦有命。用此自安。然陛下以為人心難知。亦不至此。若素行君子。必不為小人。素行小人。豈有復為君子。上曰。如曾布卿亦豈意其如此。安石曰。曾布性行。臣所諳知。方臣未薦。用時極非毀時事。臣以其材。可使故敗之。及後宣力。臣傾心遇之。冀其遂為君子。非敢保其性行有素也。布且如此。陛下豈可不知其故。若陛下以一德遇羣臣。布知利害所在。必不至此。使其至此。陛下豈可不思。它日又言。臣昨論奏。范百祿徐禧事。不顧上下禮節。犯陛下顏色者。誠以激於事君之義也。子路行行如也。然孔子教之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雖行行然。至於衛君以正名為迂。於孔子則欲以門人為臣。未免為欺也。然則不欺而犯人臣之所難。臣所以如此。徒以報陛下故。爾陛下於徐禧等事。何須遂有適莫。此兩人相訟。自當有曲直。陛下有適莫。小人承望。便於曲直有所撓。曲直有所撓。即害朝廷政事。臣備位執政。政者正也。今曲直有所撓。即害臣職事。此臣所以不免犯顏論奏。如向時曾布事。臣屢奏力爭。願陛下勿倉卒倉卒。即上下承望。所推事皆失實。陛下不聽。不知後來事果如何。及李寬琥受詔百祿竟得罪。戊辰。定州路安撫司言。北人引兵焚略廣信軍。新河口鋪及虜却廣信安肅軍界居民。詔知廣信軍狄詠斥城不嚴。知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七

三

肅軍郭忠嗣失覺察。各罰銅二十斤。軍士鬪敵傷重。遺一資。不顧者。賜絹二十匹。傷輕十匹。其遂城安肅兩縣尉。委安撫司選舉。使臣代之。詔三司選官往江淮發運司。趣上供糧綱。令張頴真滯留。因依以聞。已巳。三司言乞責發運司。漕今歲上供及積欠。須及六百萬石。從之。是日詔諸路。並權住教五軍陣。止教四御陣。此據會要。乃五月九日。詔王安石。實錄云。上用李靖法。作陣圖。隊為四部。將居中有執兵而無部。呂惠卿極論難其不可。王安石亦為上古其非。及進王會順。上意以為善。獨與惠卿論難。而王陸不言。安石曰。先王任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公為變。不和四部分。則大將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則一部有兩人大將。若不附四部中。大將及自無以衛。如何待敵。上然。然乃且令試教。此據實錄。三月十九日事。今附見。恐所謂四御陣者。即此也。二月十六日。定入軍陣法。可當參考。辛未。詔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相度。曠地可淤。溉處以開。閏四月十八日。初提舉賣鹽。錄單澤。宋唐馬內殿崇班。賜錢五百緡。潘若冲為右待禁。宋庠王純為左班殿直。賜錢二百緡。沂州左一將潘顯。徐州彭城縣。守手楊坦為下班殿侍。餘各賜錢。有差。皆以告發。捕捉李達等。推恩也。右班殿直。閻門祇候。中詔。為左班殿直。上批。謝人品庸下。祇應

生疎故罷其間門職事。壬申詔實文閣待制李承之罷糾察在京刑獄以承之言兄立之等各主刑獄故也。詔自今駙馬都尉改官及七年取旨。先是駙馬都尉初無改官法至是始著為令。後又詔及七年令尚書吏部磨勘更不取旨。五月十日王師約逃汝防。癸酉詔中書禮房言欲命諸科舉人試斷案大義者以六場通考定去留高下不與其餘諸科比量分數據合格人盡數解發從之。又詔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級中書省班官卑者次起居舍人坐知雜御史下侍御史上。批付韓縝等勅會昨朝辭日。曾面諭卿等候卿到邊上先約與虜人於水峪地分相見分畫訖將以次地分商量令得卿等。今月十九日奏與禧頴相見因何却將來自團山鋪西至瓦窑塢一起並與虜人議定遂致貪婪麻谷地分不肯了當可速分析奏聞其水峪已次地分不管更致促迫須候一處開壞立城一切了當方得躬親往彼按視分畫此據兩朝誓書并自五月十二日付韓縝等。是日因進呈福建茶事上謂王安石曰財利須因物勢自然輔之以法乃可從若強以法制即不可久。安石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致為乃聖人所以治天下非特財利事而已。上曰薛向多作小抄賣解鹽不知久則壅而不泄亦非通曉解鹽本末者。安石曰非薛向不知解鹽乃朝廷不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七

四

察薛向故向以此欺朝廷爾。上曰由此言之須久任則如此不得安石曰要官有闕則才者當進速宜可以其材吏留滯而不使進上曰如陳恕堪執政以其曉財利今依參政恩例且主計可也。安石曰若能分別是非邪正以大德役小德則人臣雖在事一日亦不敢為欺若其不能則雖久任孰與照毒。上曰要在上之人曉事。安石曰若但曉事而不先有養望持祿之心則雖見如薛向者安肯點檢。上曰以此要知序德乃能序爵。甲戌同判都水監屯田真外郎侯叔獻為度支真外郎陞一任以都水監言汴口自去秋河流退背取水淺海度開濟當役五萬五千人而叔獻親帥二萬人治之有成功故也。呂惠卿曰錄熙寧八年十月十四日進呈楊汝功過。上曰功過多少。石曰更可以相折除不滿升任。余再任。余曰楊汝卿更自之無朕本親。臣善為與上安石韓絳今奉於回此人却有守曾公亮親以工法初於田時公亮謂汝曰有少少好若遂却與他管身他地事是他於不從臣亦任其有守。韓曰於田却是沒學裏。上曰却是李璋學盡今日學盡不爾李璋然當時人於田只要注於沒隨地形築堤遂方了當以此先濟汝之意遂有成功上曰昨來已賜回及已有酬獎。余曰依叔獻元是。叔書云汝是著作叔獻今為兵部員外郎上曰叔獻後來多以功遷余曰多以於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〇七

四世也所以陳首德陛下他日事人使。如漢華亦可用。右選前後再任不
非本王廷光。必是難引此例。余曰。亦不得用。與不用此例。當時進上。庭老
安移別任。陛下以監司得力。事與轉官。或陞任。不致頻移任。故升一任差
遣。上曰。此只是就任增秩。余曰。此乃增秩賜金之義。石曰。只問升了庭老
孫任亦係此升任事之純。又即只落權字。事之純却是錯。王庭老自然事
三年兩制首尾今已六年。昨來朝廷初行新法。差張詢王暉林共勾當不
得遂差庭老制初施行。升一任事不為過。已上並石忠卿日錄所載。緣檢
借說事未便因此候秋獻違官姑附此。堂後官右贊善大夫周清為文
忠副使管勾堂後官公事清以宣州法司嘗被杖召滿堂後官。至是當改
殿中丞乞換官。許之。元豐元年正月。清取杭州獄司為記。用以為江寧府
司法。與此不同。當考。入內東頭供奉官寄昭宣使嘉州防禦使李憲為
入內押班時入內副都知張若水。久病在告。關官憲以有功。洮西故超授
之上。批付韓頌等。今月十三日。據走馬承受所奏。有陽武石缺等。案續起
遣弓箭手三百餘戶。一千餘口。見無處安存。及邛等與禧頌相見。日遂不
住。添展地上。致虜人旋旋侵逾。不肯休止等事。未知上項弓箭手。因何又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五百七

五

有起遣及添展地上。有何道理。是不是慶曆中撥與後來却有侵過之處。
疾速勘會聞奏。此據兩朝舊書冊內。三月十四日御札。乙亥。詔李承之
參定蕃兵法。初上閱樞密院所擬定措置蕃兵法條目未詳。手詔以為此
法初未書契勘免修餘約。及諸路團結補職次序而遽頒之。則當有抵礙
無疑。儻旋用諸處奏請改更。乃所以答有司奉行減裂不謹之意。朝廷就
令數易如此。非便。故有是詔。禮院言。今平四月。太廟神祭。排列神位。已
依勅命。尊始祖居東。鸞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遇
神祿者。為定禮。詔恭依。補蕃僧李巴。遷為三班差使。本族蕃巡檢巴。遷
居黃河北。領部族甚眾。地接西夏。為所誘脅。故以職名。羈縻之。從洮西安
撫司請也。詔發運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州縣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贓
罪能通法律。聽三歲一試。斷案轉運司以八月差官如試舉人法。每路取
毋過三人。本司具名。并試卷以聞。委中書詳覆。次年二月。并在京諸司吏
願試者。同差官比試。取毋過十人。補御史臺主簿書吏。以次補審判院糾
察司書令史。試不中者。軍巡院人。與三司大將諸路人。委試官再取。轉運
司試卷及見試卷看詳。若有可采。具名聞與轉官。補司天監生石道。為
靈臺郎。道嘗言明天曆未經測驗不可用。坐是奪官。既而月食與曆不協。

層官皆抵罪乃還道保章正仍為監生。至是與修奉元層成故又有是命。
 閣下士安可方。賜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塞周輔紫章服周輔以御史
 臺推直官往沂州治李逢獄還上以為精敏可屬事改開封府推官入謝
 又有是賜精敏可為軍陳州州馬傳周輔往沂州。三月丙申。都提舉
 市易司言昨商稅院奉詔流民物貨不多免稅錢今已豐熟而諸門放稅
 如故慮失歲課請如舊制從之。會要五月十五日事。丙子湮原路走馬
 承安公事郭逢等言渭州行鐵錢未便詔本路錢有不可行者令秦鳳等
 路轉運司銷燬無得支用。二月二日增傳大錢。提舉市易司舉劉佐佐
 前在市易司坐法衝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買賣次第比較所收息大不
 及佐。王安石欲許之。韓絳固爭以為佐未合與差遣。安石曰市易務自來
 舉官不拘條制且入八萬貫場務須付之能者絳固爭以為如此則廢法
 上曰且令勾當候公受差遣方許理任如何絳猶以為不可再拜乞辭位。
 曰如此則宰相不可為。上愕然曰茲小事何必爾。絳曰小事尚弗能爭况
 大事乎。安石曰劉佐之罪只為拆換却官文字然無避事之罪。此何足深
 責。如杜純者陛下親選擇令劾王韶事詔受陛下一方邊寄為郭達所誣。
 若不獲辨雪則壞陛下事不細。純既受命密院即擢以為檢詳特選一官。

宋集大典卷一百五十七

六

臣問密院與杜純轉官用何條貫。曰無條貫用何例。曰無例有何意義。但
 曰奉聖旨而已。臣當是時固疑純必不直及見韶無罪乃云文籍證據皆
 不分明不可勘。反奏劾王韶討殺蕃部不當。中書將前後奏報畫一條折
 有文籍證據可以勘得事狀行下蔡確所以不能易情節而王韶獲雪。如
 杜純欺罔如此亦是衝替事理重。韓絳亦不候合受差遣使奏差在會計
 司此與差劉佐亦何異。若比劉佐則純為罪重情理難恕。絳曰只候局了
 却令入審官投差遣。安石曰例須有酬獎如何並不推恩却直送審官恐
 如此施行不得。絳曰劉佐違條貫甚多不合奏舉。又呂嘉問到中書寺欲
 提舊事改更前來聖政。臣所以往不得。臣若不去。又是一為京安石曰韓
 絳用心必與馮京不同。但此一事所見與臣異。爾呂嘉問若非理提舊事
 自可條列進呈。陛下必有處分。絳曰如何更一一條列。安石曰嘉問只是
 言朱溫其恩澤事乃是臣令作文字言檢正官不合奏薦。臣亦以既往止
 之。嘉問遂自入奏。然此事嘉問亦不為無理。絳又固求去位。安石曰絳若
 能以去就之義守職。臣亦何敢忘義。屈而從絳且須論道理。夫須言去就
 因為上言路遠不職。佐前有績。方令理財不可緩。絳曰臣嘗領三司亦
 何嘗闕之。安石曰鄭州枷拷百姓令賤賣產以給軍賞。大臣近臣乃或賤

實民產此韓絳所見絳曰其時誠是闕乏然小人俞於利不可用安石曰
市易務若不俞於利如何勾當且今不俞於義又不俞於利然尚居位自
如沈俞於利如何可廢於正官也為事在四月二十六日此言未溫其意
澤未詳五月十八日許乙罷其日安石又為上論呂嘉問程昉盡力然為
眾所攻陛下不察而問之則天下事孰肯為陛下盡力上曰如程昉非不
勾當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舉呂公孺誠為不識理分然於國事有
何所損始文彥博去位舉劉庠陳升之去位舉林旦三月當進奏院乃四
月二十六日當考乃可責陛下待遇此兩人如何此兩人有何功利及國
而所舉人如此此放誕無忌憚之甚陛下不務責此而乃責昉恐非所急
昉亦何可如此責備但以其有功盡力在陛下所保而已上曰如文彥博
等統舉人不當便責安石曰如彥博等雖未可厚責亦未足專寵上曰彼
皆先帝時爵祿已尊責安石曰如此則嗣君於先王之臣不復行法恐無
此理舊人既如此近日新進又不肯為用陛下豈可不察上曰何為其然
安石曰職事廢墮但以孤危訴於陛下則必見保於陛下大臣以形迹之
嫌亦安肯復究治其盡力如呂嘉問程昉則必為眾邪所攻不肯安職不
知人臣何為而盡力上曰如程昉數年間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

功狀比眾人合轉數官即才轉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數處置獄豈得謂足
且陛下前日宣俞程昉侍中書知察方能盡力臣此見昉數處置獄被劫
但能令人莫息而已昉乃為臣言不須為昉深辨但令昉得罪追一兩官
或被停廢察諫議自然息怒不然即紛紛未有了時昉但得為朝廷了公
事利澤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廢昉亦能營生必不寒飢相公不須過憂其
言如此乃非侍中書營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盡照明則事功何
由興起如臣者若欲尸祿保位可也若欲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可也
諫諍當考丁丑詔罷涇原蕃部養馬先是命德順軍蕃部養馬費多而
得駒及格者少亡失責備償蕃部苦之故罷又詔諸路保甲及江南西
路槍手並依義勇置籍詔前餘姚縣主簿李達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
陵運處死武舉進士郝士宣書翰李達妻為達久棄出外免沒官度為尼
男女沒官為奴婢遂叔司農少卿尚卿姪分宜縣主簿裴汝州推官毅前
永濟縣主簿顧並免真流兄秘書丞達免沒官並除名勒停達送湖南編
管姪龔免決配江東編管徐革妻男女弟並沒官為奴婢叔配湖北編管
郝士宣父左侍禁龔除名勒停潮州編管母妻分配廣南編管本路轉運
提點刑獄司并沂州千繫官司理院勒鞠不當官吏及知彭城縣陳揚尉

實士陰並劫罪以聞內知情不告人並編管逢軍士宣坐與趙居結構謀不執未唐告發違等謀而楊守不交及寒周輔推治得實故也又詔京東西路轉運副使太常丞趙濟降一官東路轉運判官大子中舍李察展磨勘四年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國子博士張復禮降一官前通判沂州司門直外郎周尚錫勒停判官揚緯推官王中正司理參軍鄭延各追一官知彭城縣殿中丞陳惕違兩官並勒停軍器監奏自置監以來比之舊額軍器數十倍少亦不減一兩倍漸見倫緒惟是在京上等入匠並差在御前生活所以此有妨製造今據中書批問事件謹具分拊下項添修創造衣甲共七千八百五副比未置監已前共增造四千八百九件八工一十四萬七百餘工御前生活所不係本監統轄乞自朝廷取索人數比較造箭一百三十八萬四千餘隻比未置監已前增造箭三十三萬三千五百隻多一萬七千五百餘工內價剩工二千一百二十一工并壁畫添起逐色造箭工限向去所省工料不少弓弩造到工限比未置監已前增得二萬九千二百餘工上批中書樞密院可再于細看詳軍器監所具折米知依與不依得朝廷問目其有內稱即向去所減工料不少之類不審是何成績及即目如何考驗今且於其中比較軍器監與御前生活所所造鞍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七

八

營軍器監每副二百六十一工八分七厘九毫九絲御前生活所六工六分四厘五毫六絲已上見御集第六十七卷五月十七日王韶言陛下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向來軍器監點檢內臣折刺弓弩自此成隙今却以內臣比較按軍器監則內外相傾無已上曰比屢說軍器監事若不比較見事實即中外更以為聽小臣譖愬今比較見事實行法乃以明曲直王安石曰誠要如此若每事分曲直明信誕使功罪不蔽則天下治久矣上曰如程昉敢向前勾當亦為中書察知故敢盡力如昨來衛端之語減降只合科杖罪發特追兩官內小臣有罪行之必不肯少貸安石曰外臣若如衛端之壞却許多官物亦未嘗有科杖罪故却者如程昉亦恃陛下以公道主張故敢盡力然比苟簡偷惰之衆人則其危殆亦已甚矣凡如昉者衆之所疾有十件罪發未抵別人一件緣別人更相容庇如昉則衆共攻之若非人主保庸即何由自立不知大臣執政於內小庶官有何適美但內臣即要深行非內臣即便未減如此用心必是毒人內懷愛惡利害欺罔人主不知如此人陛下何故使之執政上曰如卿有道豈肯如此然他人豈免如此已上見日錄五月十五日今王韶又言軍器監事不須比較上以為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石曰誠然庭者直也朝廷治事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五〇七

惟欲直而已。若不考按。何由知其枉直。若為其有勞。且欲舍容亦須待考。按見曲直。然後計其勞與罪孰多。加恩未減可也。不然則無罪之人。或蒙
讒謗。乃誤受舍容之恩。而實遭誣汙之累矣。已上見六月三日。今并書。他
日又進呈軍器監比較文字。上曰。如御前生活所。改變橋瓦省功。豈是有
指揮令軍器監不如此。改變安石曰。自祖宗以來。只是用全木為橋瓦。今
御前改用木合成。即未經外廷試驗。經久牢固。比舊如何。假令比較與舊
牢固一般。又省費。即御前生活所可獎。軍器監官負米為有罪。以所造橋
瓦。是祖宗以來承用法式故也。如昨來三司。有人言造三龜留滯。言事人
二年甚困苦。而不為之定奪。及中書差官試驗。果有利如此。乃可以責三
司。然朝廷亦不責三司也。今橋瓦事。又未嘗有人言此利便於軍器監。而
監官沮抑不行。若此三司。尤不可責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一日。今并
書。上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匹夫亦須令自盡。況當生活所使臣。安
石曰。御前生活所使臣。何緣不獲自盡。中書既比較了。便送與看詳。彼自
不肯看詳。不知令比較官如何措置。陛下若尚疑未盡。即容臣等檢尋文
字。于細進呈。上疑比較不盡。蓋比較官向宗孺與生活所宋用臣有隙。故
也。上曰。如生活所支實錢。只令依實比較。然却言緣生活所支食錢。乞朝

永樂大典卷一二五〇七

九

廷詳酌指揮。便取工匠狀。若支食錢。亦乞依得生活所使憑虛比較。安石
曰。若謂御前生活所使臣。皆陛下近習。當依違之。則誠如聖旨。陛下於宮
中。中國中宜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即有司如此比較。不為過當。正軍
器監自然支得食錢。即亦造得如何。抑亦辭以馬遠不得。若依所乞。支與
食錢。得彼造不得。然後重罰。彼亦何辭。若未見其造不得。即令用其說。比
較。兼已依實比較。然後別更作一節聲說。如此比較。非不正直也。翌日進
呈比較文字。照驗甚明。上乃大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四日。今并書。此
較軍器監事。其後本在閏四月初三日。今取御集。五月十七日。并日錄。五
月十五日。又六月三日。又二十三日。又二十四日。前後所書。並如案臨刑
刑。附見五月十七日。御集第九十八卷。有問比較鞍鞍者。取捨意一。道。可方。
四月二十八日。上批新馬刀局云云。可方。御史蔡承禧言。臣訪聞自昔
軍器惟設三司。曹案一局。近歲遂立軍器監以專之。自昔修造之局。惟蒞
修造案。而近歲以將作監專之。故三司之財用。固已多為二局之所靡。然
以已成官局。粗有條理。日月變深。不可移改。而又聞有鞍子所。新馬刀所。
御前生活所之類。凡百司之所取索。至物用之所經營。所蒞不領於外廷。
而所靡實難於會計。訪聞其間。不過製造軍器而已。夫所謂御前者。講道

德於上。決祥正於下。登天工。熙庶績。乃其地也。以今生活工巧而悉出於上。則御前之所為。何小。兼小臣勤以御前為名。百司莫敢違拒。工料遇有罷勞。斬馬刀之局。殺監官者數矣。蓋由小臣獻議。因命蒞之日。趣工程不計勞弊。臣伏乞投以法式。悉付所司。庶使課定之料。皆有常限。財不耗靡。人壽勞怨。其後承禧。遷開封府判官。又言臣竊聞開封府準雜買務。牒送赤石子行人郭文德狀。一行入赴府。行違為不供應。御前生活所須。索殺雞羊毛。長一尺。一千斤。開封府雖稱市中無此羊毛。牒還本所。此雖小事。誠不足論。臣伏觀陛下即位十餘年間。德澤於天下。無量每興一利害。官吏不曉法意。微有侵擾。悉皆必行。無有寬略。以此天下之吏。不敢擾民。而民得安於吏治。今都城之內。求長一尺之羊毛者。千斤。此必無有不言而論。臣深慮其託御前生活之名。道索所無之物。於市中行人畏懼。因緣為姦。害物者大。臣欲乞今後御前生活所下。行索物。並下三司選官一員。相度合用。并京師所有之物。奏覆方許。下行收買。所責所司。不以無有之物。困苦下民。承禧。十五年。罷御史。除府界。元豐二年二月。改府界。三年六月。遷府判。承禧。自注。任府判日。至言。今奉所聞。故有此狀。狀稱。陛下即位十餘年間。必在熙寧末。元豐初也。今并附此。四月二十八日。可考。戊寅。成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七

十

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師約。為汝州防禦使。用士申詔書。唐勛也。工部郎中直龍圖閣謝景溫。為江淮等路發運使。景溫辭行。留判將作監。及到將作。在七月十一日。今附此。呂忠恕云。九月二十六日。知曹州劉放。言知濟陰縣羅適。以唐勛時當展考。追還著作佐郎。吉罷知縣事。適治縣有政績。乞就除職。官知縣從之。後復以監司薦。改官再任。元豐元年。開正月。民災。以人為過。上批。河東一路。間於戎虜。其民風俗。素號忠厚。加之力穡。勤儉。習尚材武。朝廷若稍加獎勵。緩急足以自扞。一方比來。災旱相繼。民力憔悴。殆無主理。即今飢民不少。自四月後。官罷糶米。散粥。人情皇皇。日就死所。若不多方賑濟。豈惟數十萬民命可惜。緣此一路。戶口必致離析。蕩散。將來何計。可得完復。其速議。所以措置。條目。進呈。迺遣太子中允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曾伉。秘書丞知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措置。仍出內藏庫銀絹各二十萬。易司農粟賑給之。并以賑河北西路飢民。是日。韓絳請去位。稱疾不出。至安石白上。宜罷劉佐。勉慰絳。就位上。難改佐事。安石曰。後有大於此。則不可容。此監當小臣。若固爭致絳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聽罷佐。遣使持手札。諭絳令就位。絳復起。呂忠恕欲出宣撫諸路。上不許。固言。今府界事多不治。且治府界為天下法。足矣。已卯。

提舉熙河路買馬司言虞部員外郎汲逢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崇拯買馬及萬四千六百餘匹詔各進一官 辛巳太原府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范鏜睦州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練亨甫並為中書習學公事兼修條例熙寧政錄鏜刑房亨甫戶房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詔中書自熙寧以來相
去改更法度令其本本編類進入五月二十一日詔有能密院者本中書取索一就編類此即熙寧政錄也 入內押班李憲司當皇城司 詔雄州增募歸信容城縣弓手以五百人為額其本州雲異兩指揮自今更不招填候人數減及四百人并為一指揮 江東鈐轄司言信州弓手楊超與賊吳笋闖超奔槍走衆潰中書擬配超汀州牢城上批因其逃走致死傷人不少可配廣南遠惠州軍遂配瓊州 壬午王安石進呈曾布奏言布合追四官據案甚明而法官但追兩官尚有兩事各合追兩官而勘官不坐月日不知事發先後若事發更為即又合各追兩官呂嘉問乃無一罪可書韓絳言此勘不盡安石曰若勘不盡如何却勘不合書罪之事又妄引刑名斷罪間韓絳看此案問難其悉絳非滅裂此獄但求姦協此絳不察見爾又進呈馬坑范純粹所爭絳為純粹解上不聽令送御史臺取劾范純粹所爭河事 甲申熙河路安撫司言蕃官殿直項理與母彰囉謀并家屬走西夏其項理乞於蕃市陵邊處斬項理妻悖麻迫脅就遁合原乞以悖麻并其家賞賞吉捕者以誠蕃部從之 河北第八副將臧景言馬射六事請景即武學召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諭以所陳六事并下五路經略司及將官依此教習軍馬六事者一曰順駝直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為說以曉習射者 乙酉戶部判官兵部郎中直史館陳汝羲提舉禮泉觀初御史蔡承禧嘗言汝羲庸下凡近不可任三司判官既而汝羲自請罷故有是命是日三司使章惇奏乞田郎中李陞可代汝羲上批今早中書方得指揮除汝羲官觀何故三司已舉官遂寢其奏 詔訪路州學教授不職委國子監奏劾司農寺言未行役法以前牙前舊重難分數錢雖已降度僧謀紫衣杖及賣馬準折償之大約十未還及二三卒當用見錢給運欲降指揮許以在京市易務金銀物貨及中外官司物之不妨用者移那允借其常平積剩斛斗亦許於闕之時月準此支酬從之 右班殿直勾當修內司楊瑛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柏乞於陳留縣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隄之間修築水墻用碎甃築成虛隄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墻灌溉詔瑛管勾罷勾當修內司依舊兼巡護忠民禁河京索金水河斗門隄岸河

永樂大典

道公開封府界提點司提舉。侯灌漑有實保明以聞。丙戌。命知制誥沈
括實文開待制李承之詳定一司教。初議差王安石提舉。安石辭以無職。
請用括及承之。上曰善。司勳員外郎范子奇為河東轉運使。王安石前
擬不可。至是乃依所擬。太常少卿劉忱知鄆州。淮南水路提點刑獄
太常博士盧象為祠部員外郎。陞一任。以前提舉兩浙路鹽課增羨也。六
年六月十九日。已陞任轉官。二月九日。權發制。宣慶使判州觀察使入
內都知張茂則為景福殿使。入內供奉官宋用臣。直批聖旨下將作監。
差兵匠三百五十。折修殿前班。有司請劾罪。謂曰。詔用臣傳宣非直批聖
旨。照檢進發文字司。函莽上簿。未吏削去。以為事小。今後之。詔興修水
利。工役大者。聽守中監司交割公事。與以次官訖。躬詣彼案驗。其往後
日數以聞。從知舒州朱公綽請也。丁亥。命王安石提舉國子監。朔日。詔
罷之。上曰。主學校。變貢舉法。將以遺士。今列國子監。亦自相率異。士人不
務為忠厚。則他時風俗。復何所望。顧王安石曰。卿與提舉。則士人自然化服。
安石固辭。上固命為之。翌日。入園靜。乃寢其命。實文開待制李承之罷。
同詳教使。改判將作監。中書言。同州朝邑縣界。因都水監丞王孝先。淤
田約水不住。壞民田。乞候將來酬獎。日取旨。仍蠲被水戶夏稅從之。

宋史大業卷一百二十五

御史蔡承禧言。開知穎州孫永。以馬一匹。入市驥院。元直六十千。而請
官直百六十千。或言永虛立班行名。實與班行。班行自責入官。事雖不明。
乞考實。詔看牧司報究以聞。免其官。三司言。兩浙轉運司。覓地鹽法。
鹽息大虧。乞委官取逐官到任後。鹽課比遞平虧指。即降詔。三司取熙
寧八年。上半年前鹽課。對比前界提舉。鹽事司增虧以聞。詔廣而西路
安撫都監劉初。落銜。先是。經略使沈起。遣初引兵趨正城州。置城寨。開
道路。既至。蠻人出與官兵格鬪。互有殺傷。其後劉昇代起。奏初變事。時不
親策應。怯懦避事。已詔初銜替。而起以初嘗有功。且會赦。為初辨明。宜收
功補過。故有是詔。御史蔡承禧言。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卿。是日
進呈。二十七日。上曰。經義所辟。檢討劉谷。谷必通經義。惠卿言其人。有
學問有行。王安石曰。臣亦聞其有行。但不識之。上曰。檢討酒有補於修經。
不然。雖有行何補。有行之士。自別有用處。時承禧言。升卿辟谷。與官休。今
教小兒而已。安石與惠卿供對。上補安石稱其獨無於前。此亦屢有此
言。蓋為惠卿發也。明日。惠卿求去。韓絳王珪不入。安石獨奏事。上曰。卿仕
事無助極不易。韓絳須舍去。不然。扇動小人若無已。大害政事。安石固留
絳。請待其後。絳拒絀之。表既上。又以為惠卿不濟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五〇七

不知忠卿有何事不可於意。上曰：忠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承之雖皆非佳士。如卿則不廢其所長。忠卿即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嶺事乃極怒括。安石曰：忠卿於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人人所知。真是士人。陛下當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近。忠卿屢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上曰：大抵兄弟。德好勝忌能。前留身極毀練身。南粵南頗撥營。曉事。觀忠卿兄弟。但才能適已。便忌疾。安石曰：升卿等亦屢為臣言。練身南臣亦屢勸彼。今勿如此。遂欲廢人。但見彼作姦明白。則正論自不容。若於未有事時。但疑其將為惡。遂廢弄。恐無此理。因為上稱呂和卿。溫良曉事。又為上言。承禧言升卿乃相忿惡。在升卿亦無他。但不先輕肆。往往閉論議。及承禧致致其如此。不然則承禧所彈。何至如此深切。乃言領齋之戒。可謂寒心。其言深切如此。必生於忿惡也。又為上言。人材如忠卿。陛下不宜以纖介見於辭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對忠卿。數構臣獨無適莫。獨無私。則忠卿何敢安位。國家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數起忠卿就位。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臣雖敢勉。何補也。又明日進呈升卿分析。上曰：升卿材能難得。安石曰：據分析事實亦無他。上曰：聞承禧嘗往見升卿。升卿拒不見。安石曰：升卿致人怨排。但如此類。餘亦無他。上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五百七

十三

因言欲令升卿作方面如何。安石曰：升卿材能何所不可。然都未曾作官。且更委以事。令其練習乃佳。它日上又謂安石曰：承禧言升卿言令忠卿堅卧十日。朝廷自逐臺官果否。安石曰：果如此。承禧何自知之。此必妄說耳。七月二十三日。升卿乃罷。國子十一日。升卿始出。詔應武舉人丁憂許就試。會要五月二十七日事。戊子罷修經武要略。詔川峽四路知州通判四路人差役不得以本路人為代。己丑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葉康直往鄜延環慶路賑濟飢民。詔殿前司教馬軍使臣不許請處舉充外任差遣。御集九十七卷。可參考。七年九月十九日詔。衛尉寺丞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司勾當公事李公義言先乞用船三百隻濬大河中流。令水行地中。令且乞用船五十隻。鐵爪五十副。役兵四百人。自北京至海口。驗一過之功。乞遣官打量河道深濬。果如所陳。即增船至二百隻。詔都水監應副。九年九月丙辰中書云云。是月改岷州馬務堡為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七

重錄總校官守年戶春為雷

學士古明山家

分枝官翰德戶王廷

寫書官序班直郭宋都

國照監土直陳子純

直興良相